

ИДИОТ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白痴



ДОСТОЙЕВСКИЙ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说不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中译本序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一八八一)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白痴》是他的最优秀作品之一。本书情节紧张、曲折,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特别是其中的心理描写,剖析了人的全部复杂性,提出了许多哲学、社会学、美学和伦理学问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诚如高尔基所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①

与其他作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超越时空的作家。他的作品既面向当时的俄国现实,又面向西欧,面向全人类,既面向现在,又面向未来,面向永恒。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其中包含的哲理,是多义的,不是单义的,是多层次的,不是单层次的。是超越时空的和多维的。正如世界有多复杂,人有多复杂,他的作品也就有多复杂一样,他的作品至今还有许多解不开或没有完全解开的谜。人心是个大秘密,他的作品也是个大秘密,是个无法穷尽其奥秘的浩淼无垠的宇宙。

《白痴》像作者的几乎所有的小说一样,有三个同心圆。圆心是人,圆周一个大似一个,直至无限。或者说它有三个层次,一层深似一层,以至无极。第一个同心圆或第一层是具体的情节、事件、人;第二个同心圆是时代和社会;第三个同心圆是对人的剖析和对人的哲理思考,是人的哲学。

①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五十页。

《白痴》的第一个同心圆是小说中具体的人与事。

说得“俗”一点，《白痴》写了几组三角恋爱或五角恋爱：一、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爱梅什金公爵（即小说中的“白痴”）；二、梅什金、罗戈任爱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三、梅什金、加尼亚、伊波利特以及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爱阿格拉娅。由此引起一连串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冲突、斗争，乃至凶杀。就故事来说，已经够紧张，够刺激，够引人入胜的了。

如果说得“雅”一点，小说讲的是一个忠厚、善良的年轻人，身无分文，茕茕孑立，从国外归来，由于命运的安排，突然落在—群不这么忠厚，不这么善良的人们的包围中，被卷进生活的漩涡，看到了俄国光怪陆离的众生相。他想以自己的榜样，自己的忠厚、善良，逆来顺受和宽恕一切来影响乃至改变这个世界，使大家相亲相爱。但是当时的人际关系是如此复杂，他因经受不住接二连三的刺激，疯了，变成了真正的白痴。

如果说得“深”一点，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小说写了两种类型的俄罗斯人——真正的俄罗斯人和欧洲化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是豪放，欧洲人的性格特征是褊狭。俄罗斯人重感情，轻理智，爱走极端。欧洲人重理智，轻感情，不爱走极端。对欧洲人的一言一行，可以用理智去理解；对俄罗斯人则不行，除了理智以外，还必须用自己的心。

《白痴》中真正的俄罗斯人是梅什金和罗戈任，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他们都有俄罗斯人固有的豪放，重感情，轻理智的特点，干什么豁出命去干，不计后果。

可是梅什金和罗戈任又彼此不同。同是俄罗斯人，但是一个重感情，用自己的心来理解一切人和事，具有一种纯洁、善良的心灵美，他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希望用自己的榜样来影响和改变周围的人。另一个却把俄罗斯人的豪放集中表现为对女人的不可遏制的情欲。为了女人，他可以去杀人。如果得不到这女人，他情愿跳河自杀，或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这女人捅死。

阿格拉娅和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样，两人都十分美丽，非常

наблюд

聪明，蔑视世俗的成见和周围的环境，十分高傲，要爱就豁出命去爱，甘愿为所爱的人牺牲一切，受苦，乃至受难。但是她们又彼此不同。阿格拉娅是叶潘钦将军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十分任性，但是她不为世俗成见所困，越是不许她看的书她越要看，越是不许她做的事她越要做，耽于浪漫主义幻想。正如瓦里娅所说，她“可以拒绝一门最好的门当户对的亲事，却会心甘情愿地跑到阁楼上去找一名穷大学生，跟他一起挨饿——这就是她的理想！”当众人认为梅什金公爵不过是一名不谙世事的“白痴”和“傻瓜”时，她却力排众议，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这里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抵不上您一个小指头，都赶不上您聪明，赶不上您心好！您比所有的人都诚实，都高尚，都好，都善良，都聪明！”后来，由于梅什金公爵不忍心抛弃不幸和绝望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才毅然与公爵决绝，嫁给一位流亡国外的波兰爱国志士。

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身世和经历，与阿格拉娅完全不同。她是一名孤女，父母双亡，从小被一个名叫托茨基的大地主收养。她长大后，又被这个人面兽心的地主收为外室。后来，托茨基把她玩腻了，想甩掉她，另娶一位名门闺秀为妻。但是，这时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年幼无知的小纳斯佳了。她看透了托茨基的伪善和荒淫无耻，决定在她生日那天当众剥下他的画皮，揭穿他。她毅然放弃了托茨基给她作为补偿的七万五千卢布，并宣布从第二天起搬出她所住的豪华公寓，从此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看谁还肯娶她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娘们”为妻。可是，当时也在座的梅什金公爵，却出于对这个不幸女人的同情和怜悯，当众表示，她的过去种种并不是她的过错，她本人是无罪的、清白的，他可以娶她。这使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吃了一惊，十分感动。她说她在梅什金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可是她又觉得自己是个失足的女人，嫁给公爵会玷污他的名声，葬送他的前程，她不配得到他的爱。在此以前，俄国某富商之子罗戈任，曾出十万卢布高价，要把她买下来。她答应把自己卖给罗戈任，不过不是为了钱（钱，她可以不要！），而是觉得自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但是以后，她又几次在快要举行婚礼的时候逃跑，因为她知道嫁给罗戈任只能是毁灭。她希望的仅仅是公爵幸福，希望他能够同阿格拉娅结婚，并想尽办法玉成他俩的婚事。但是，最后，她面对自己的情敌阿格拉娅的挑战，又觉得自己牺牲太大了，她怎么能把自己心爱的人拱手让给另一个女人呢？她要公爵在她们两人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公爵在她们两人中间看到

的只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那张绝望的、疯狂的脸色……一看到这张脸，他就觉得‘万箭钻心’”。他向阿格拉娅脱口说道：“这难道可能吗！要知道，她……这么不幸！”阿格拉娅听到这话后，一气之下，冲出了房间。她对公爵的爱是不能同别人分享的，“她甚至受不了他片刻的动摇。”公爵想去追阿格拉娅，但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把抱住了公爵，晕倒在他的怀里，她再也不能失去她从少女时代起就幻想得到的这种真正的人的真正的爱情了。公爵知道一个俄罗斯女人爱一个男人是不顾一切的，他怕她发疯，怕她自杀，遂答应跟她结婚，以安慰她那颗破碎的心。可是在他们俩正准备结婚的时候，她看到公爵成日价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她知道，公爵真爱的是阿格拉娅，爱她只是出于怜悯。她又陷入痛苦之中：一、公爵并不真爱她，只是可怜她，跟公爵结婚，是牺牲了公爵的幸福，是夺人之爱；二、违背了她从前理智的抉择，害了公爵，葬送了公爵的前程。结婚那天，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已经梳妆完毕，戴上了婚纱，正准备上马车到教堂去举行婚礼，——这时，猛抬头，她看见了人群中的罗戈任，她一声惊呼，抓住罗戈任，要罗戈任“救救”她，带她逃跑。她不能昧心地同公爵结婚。最后，终于香消玉殒，惨死在罗戈任的刀下。而死，正是她所希望的。

欧洲化的俄罗斯人或西欧化的俄罗斯人，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化的俄罗斯人。这种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满脑子都是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第二类是思想上的资产者，沾染上了从西欧传到俄国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这类人虽然地位不高，钱也不多，但却无所不用其极，一心想的就是“钱”、“权”二字。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无中生非，造谣诽谤，敲诈勒索，乃至杀人越货。

属于第一类的有大地主、大资本家、大房产主托茨基和叶潘钦将军，放高利贷的普季岑，唯利是图、谄上骄小的加尼亚，诡计多端、出卖良心、拍马逢迎、什么亏心事都做得出来的列别杰夫等人。

但是，他们又彼此不同。

普季岑虽然以放高利贷为生，但他并无野心，并不想成为富甲天下的罗思柴尔德。他只想将本求利，心并不大狠，为人也不大坏，对妻子，对内兄，对岳父母都不错，并不搞歪门邪道。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这是欧洲人中的“德国道路”——光明正大地赚钱。

加尼亚表面看去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做梦都想出人头地。“只要有利可图，要卑鄙就干脆卑鄙到底。”可是真到事情“须要豁出去，铤而走

险的时候”，他又“瞻前顾后，不敢造次”，“变成了正人君子，不愿去干过于卑鄙下流的事（话又说回来，至于小的、不起眼的卑鄙下流的事，他是永远准备去做的）。”请看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把罗戈任给她的十万卢布扔进壁炉，让他赤手空拳把这钱从火里取出来，取出来钱就归他。但是，他却经受住了这场考验，没有不顾廉耻地去拿这笔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巨款，虽然他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是他终于扭头不顾，向门口走去，尽管他受不了这个精神上的苦刑，走了两步，一个趔趄，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这说明：他虽然坏，但还没有坏到极点。他想成为欧洲化的俄罗斯人，但是走到由此及彼的交界处又打住了。他心贪，但是羞耻心尚未完全泯灭；他心狠，但是还没到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列别杰夫这人比较复杂。这是个聪明的无耻之徒。只要能捞到好处，什么亏心事都能做得出来。他甘愿在有钱人面前当小丑，当“篋片”。他衣着寒酸，在人前装穷，可是私下里却放高利贷。此外，他还有一处带花园的房产，布置得十分雅致。他在帕夫洛夫斯克还租了幢别墅，可是自己却住厢房，把正房转租出去，做二房东。他可以为了区区五十卢布（甚至五卢布）在法庭上替一名放高利贷的犹太人辩护。他可以给凯勒尔写的谤文提供素材，诽谤公爵。他可以玩弄阴谋诡计，企图把公爵宣布为疯子，把他看管起来。但是他这人又非常聪明，擅长哲理思考，能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痛下针砭。他博学多才，家里有很丰富的藏书，甚至藏有珍本《普希金文集》。而且他非常爱自己的孩子，是个慈父。他做了坏事，能够自责，勇于悔过，但接着又做坏事，又悔过。这是一个复杂的谜一样的人物。正如他向公爵所作的自我剖析：“好吧，就对您，就对您一个人说句实话吧，因为您把人看透了：言与行，谎言与真话——我都兼而有之，而且都是真诚的。真话与表里如一，表现在我的真诚忏悔中，信不信由您，但是我可以发誓，空话与谎言则存在于我像地狱般的（而且是我永远固有的）思想中，怎么想方设法把一个人捉住，怎么想方设法用悔恨的眼泪骗人！真的，就是这样！对别人我是不肯说这话的——无非惹人耻笑，或者招人唾骂罢了；但是公爵，您把我当人，您会对我的言行作出公正的判断的”。正如公爵所说，“他这人是个人大杂烩”。哲人、小丑、坏蛋，兼而有之。

第二类人，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是在思想上受到欧洲毒化的俄罗斯人。例如书中提到的那帮年轻人：多克托连科、布尔多夫斯基、凯勒尔和伊波利特。而伊波利特则是他们的理论家。他们受了西欧自由主

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不著书立说，他们是行动上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就是对公认的历史传统、文化遗产、道德规范、人类理想和生活准则持否定态度。列别杰夫曾这样形容这帮年轻人：“他们倒不完全是虚无派，他们是另一种人，别具特色，我外甥说，他们比虚无派还虚无派。……虚无派毕竟有时候还是些学有专长的人，甚至是学者，可是这些人却差远了，因为他们首先是些办实事、谋实利的人。其实，这是虚无主义产生的某种后果，但不是衣钵真传，而是道听途说，间接听来的，而且他们也不在杂志上写文章，公开亮相，而是直接付诸行动，……他们……他们直截了当地认为他们有权，如果他们非常想得到什么东西的话，就有权不择手段，什么也阻挡不住他们，哪怕因此而需要杀死八个人也在所不惜……”当时，俄国出现的一连串凶杀案，包括《罪与罚》中描写的凶杀案，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经其他人默许，由凯勒尔执笔撰写的以敲诈公爵为目的的那篇诽谤性文章《贫民与贵胄……》，以及他们四人夜闯民宅，气势汹汹地向公爵兴师问罪这一事实，就是当时俄国受虚无主义思想影响的年轻人的惯常表现。譬如，布尔多夫斯基口口声声说他“有权”；伊波利特也尖声大叫：“……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将自己的看法公诸于众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因此也是布尔多夫斯基的合法权利。”至于这篇文章是不是诽谤，那是另一回事。只要他们这样做对社会有益（？），即使说点假话，做点坏事，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们有不择手段这样做的权利。正如凯勒尔坦白陈述的：“至于说有某些不尽属实之处，即所谓夸张，那您也得承认，动机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目的和用意。”他们的口号是“否定”，理由是“我穷”，手段是“为所欲为”。利扎韦塔·普罗科菲耶芙娜曾指着布尔多夫斯基说：“我敢打赌，他肯定会杀人！你的钱，就是一万卢布，他兴许不会拿。他不拿，可能因为于心有愧，可是夜里，他却会进屋杀人，把钱从钱匣子里拿走。问心无愧地拿走！他这样做并不是鸡鸣狗盗，杀人越货！这叫‘因高尚的绝望铤而走险’，这叫‘否定’，或者鬼知道叫什么……呸！一切都颠倒了，大家都脚朝上走路了。”

二

《白痴》的第二个同心圆，是当时的时代和社会。

《白痴》写于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当时，俄国正处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既有越来越多的官僚资本，也有弃农经商的地主兼资本家，还有一些新发迹的属于中产阶级的高利贷者和商人。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也大量涌入，逐渐掌握了俄国的经济命脉。

《白痴》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一八六一年改革后的俄国社会。这里有达官显贵，政界巨头，有地主兼资本家托茨基，有拥有大量房地产、工厂和公司股东的叶潘钦将军，有各种各样的钻营家、投机商和高利贷者，有地位显赫、势力很大的贵妇人，有搔首弄姿、附庸风雅，以文艺保护人自居的官太太，有拍马逢迎的小丑，有投机钻营、卖身投靠的诗人……总之，不一而足。这是一个由封建军事帝国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国家。这是一个巧取豪夺而又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社会。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就是在这样一个豺狼当道的世界中长大的。造成她的悲惨遭遇的就是这个罪恶的社会。但是，她只是千千万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俄国妇女中的一个。如果说，作者曾把他服了四年苦役的暗无天日的鄂木斯克囚堡比作“死屋”的话，那么对于广大俄国人民来说，当时的俄国只不过是一座扩大了“死屋”或者人间地狱罢了。

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豺狼当道，逞凶肆虐的时代。列别杰夫曾使用象征的手法解释《新约·启示录》中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他说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会有一颗苦涩星像燃烧着的火把从天上掉下来，掉在“生命的源泉”——三分之一的河流和一切水源之上，于是许多人喝这水就死了，而这颗“苦涩星”，按照他的解释，就是那该诅咒的“遍布欧洲的铁路网”。表面看来，他似乎在反对资本主义文明，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其实不然，他反对的仅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金钱万能和道德沦丧。正如他说：“仅仅是铁路，还不至于搅浑生命的源泉，而是把这一切加在一起，整个说来是该诅咒的”，“我现在要向你们大家，向所有的无神论者挑战：你们准备用什么来拯救世界，你们究竟给世界找到了一条怎样正当的路？——我倒要请问你们这些搞科学、搞工业、搞各种联合会、领取工资等等的人，用什么？”他认为，资本主义“除了满足个人的私利和物质需要以外，不承认任何道德基础”。他认为，凡是道德基础摇摇欲坠的自称是“人类朋友”的人，不管他如何花言巧语，无非是名“食人生蕃”罢了。

这社会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有人发财，就有人受穷；有人骄奢淫逸，纸醉金迷，就有人生活无着，冻饿而死；有人志得意

满，八面威风，就有人被欺压、被蹂躏、被唾弃。钱，统治着这整个社会。有钱就有一切。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钱能通神。“钱是压成金币的自由”（《死屋手记》）；有钱就有权（《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有钱就有地位（《地下室手记》）；有钱就有才干，就能使人“叱咤风云”，“鹤立鸡群”（《白痴》）；“经济原则高于一切”（《赌徒》），所谓“高于一切”，就是高于人，高于人应有的道德准则；“钱能消灭一切不平等”（《少年》）。钱成了一个人追求的目标，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赚钱。这就是当时俄国的社会风尚。这阵风起于西欧，俄国不过步其后尘而已。

俄国和欧洲，俄国道路和欧洲道路，是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根主轴^①。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第一个同心圆，主要是剖析俄国人和欧洲化的俄国人，那么他的第二个同心圆，则主要探讨社会发展的俄国道路和欧洲道路。《冬天记的夏天印象》谈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罪与罚》谈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和俄国道路；欧洲道路使拉斯科利尼科夫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路；俄国道路则使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向新生。《白痴》标举的是社会发展的俄国道路。《群魔》展示的是社会发展的欧洲道路，正是欧洲道路使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卡拉马佐夫兄弟》讲的是这两条路的斗争，欧洲道路使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走上弑父的道路，俄国道路则使德米特里获得了新生。

什么是俄国道路？什么是欧洲道路？一言以蔽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道路就是爱；欧洲道路就是权力和金钱。欧洲道路靠的是强权与暴力；俄国道路靠的是忍让、宽恕与和平。欧洲道路要求从别人做起，让他做这做那，如若不听，就捶头砍去，即使“砍掉一亿颗脑袋”（《群魔》）也在所不惜；俄国道路提倡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所谓欧洲道路或者欧洲主义，由四位一体的思想组成，即资产阶级思想、天主教思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至于虚无主义、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汇中，与社会主义是同义语，即社会主义就是虚无主义、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换一种说法，欧洲道路就是主张暴力革命，俄国道路就是主张和平过渡，主张改良。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有所谓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思想，反映了这一争论。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唯利是图。《白痴》里形形色色的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就具有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如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所说：“他们这帮人现在满脑子都是钱，而且贪得无厌，见钱眼开，什么傻事都做得出来。自己还乳臭未干，就挖空心思，想去放高利贷。”列别杰夫也利用《启示录》中的话来说明当时的时代特点：“我们正处在第三匹黑马的时代，即骑马人手里拿着天平的时代，因为现今这世道，一切都建筑在天平和契约上，人人寻找的都是自己的权利：‘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启示录》讲到羊羔打开第一印的时候，出现了一匹白马，马上的人手持弓箭，成为得胜的征服者。这大体相当于我们说的奴隶社会。开第二印的时候，出现了一匹红马，骑马者大权在握，大肆杀伐，世人互相残杀，没有了和平。这大体相当于我们说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到出现第三匹黑马的时候，就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时代了。这是一种象征的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充满各种各样的象征，这也是他的创作特色之一。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虚伪。试看，托茨基和叶潘钦将军就是两个典型的伪君子。托茨基表面上大发善心，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但又把她扔给管家，不闻不问。后来，发现这个女孩是个美人胎子，又动了邪心，让她受各种教育。他让她受教育，并不是为了她本人，而是为了把她培养得适合他的口味。小女孩长大了，果然出落得花容月貌，他就利用她的幼稚奸污了她，把她收为自己的外室。但是玩了四、五年后，玩腻了，又想把她甩了，另娶一位门当户对的贵族小姐为妻。当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奋起反抗，赶到彼得堡，对他极尽讽刺、挖苦、嘲笑之能事后，他又怕她闹事，让他当众出丑，于是他便用豪华的生活收买她。与此同时，又暗中替她物色“佳婿”，宁可倒贴几个钱，把她嫁出去，以绝后患。

叶潘钦将军也是个风流色鬼，但此公生性惧内，表面上道貌岸然，极力怂恿加尼亚娶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玉成这段“美满姻缘”，骨子里却心怀鬼胎，想利用加尼亚是他的心腹秘书，分尝禁脔，偷香窃玉。

最明显的是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生日晚会上玩的那个小游戏：有人建议大家来讲一件他毕生所做的最卑鄙最无耻的事。除了费德先科外，叶潘钦将军和托茨基实际上在自吹自擂，讲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善事，生平最得意的事。

这场游戏的画龙点睛之笔，是加尼亚和费德先科的一段对话。加尼

亚说：

“谁都会撒谎呢？任何人都撒谎的，一定会撒谎。”

“即使有人撒谎，听他撒谎也蛮有意思嘛。”

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十足的虚伪，正是从这种虚伪中，让人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资产阶级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崇洋媚外，鄙视自己的祖国。诚如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谈到自由主义时所说：“俄国的自由派其实并不是俄国的自由派，而是非俄国的自由派。”（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自由派居然发展到否定俄国本身，也就是敌视和鞭挞自己的母亲。俄国每发生一件不幸和挫折，都会使他欢天喜地，几乎是兴高采烈。他仇恨民间的风俗习惯，仇恨俄国的历史，仇恨一切。”据专家考证，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话，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看法。这突出表现在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作者写给迈科夫的信中，他在信中抨击屠格涅夫及其小说《烟》：“最主要的是他的小说《烟》使我愤慨。他自己对我说，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基本观点就是一句话：‘如果俄国垮台，那么人类既不会有任何损失，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激动。’他对我声称，这是他对俄国的基本信念。”^①接着，作者又攻击“屠格涅夫、赫尔岑、乌京、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原文如此），说“他们把俄国和俄国人骂得狗血喷头，不堪入耳……把辱骂俄国作为自己首要的快慰与满足。区别只是在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直截了当地骂俄国，并公开希望它垮台（最好是垮台！）。而别林斯基的这些后代还要补充说明他们是爱俄国的。……我发现，他们，如屠格涅夫……，丧失了对俄国的任何敏感性，达到了如此粗暴的程度，连这样一些起码的、甚至俄国的虚无主义者都不否定的事实都不理解，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丑化。屠格涅夫还说，在德国人面前我们应该甘拜下风；存在着一条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道路——这就是文明；强调俄国精神和独特性的任何企图都是卑鄙和愚蠢行为。”^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这封信的时候，也正是他酝酿和构思长篇小说《白痴》的时候。我们且不说作者对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下同），第一七六页。

^② 同上，第一七七，一七八页。

基的攻击是否公允(这应是第一个同心圆研究的问题^①)，我们现在分析的是第二个同心圆：作为一种崇洋媚外，否定祖国，但愿祖国早点垮台(当然，这个祖国是沙皇俄国!)，否定俄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应当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样一种自由主义思潮，该不该受到抨击?当时，屠格涅夫已定居德国的巴登-巴登，居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什么“我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并为此感到骄傲!”^②作为热爱祖国、具有强烈民族情绪即所谓斯拉夫派^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这话后，怎能不感到愤慨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由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在宗教上产生天主教思想。他认为，天主教思想就是披上袈裟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天主教徒歪曲了基督教精神，忘掉了上帝，忘掉了人，背叛了基督。他认为天主教是有钱人的宗教。他们的行动是虚伪的。他们看风使舵，随时俯仰，追求的只是人世的权力和金钱。

书中，梅什金公爵就说过，天主教是“否定基督的宗教”，“罗马天主教甚至比无神论还坏……无神论只是宣传没有神，可是天主教却走得更远：它宣传一种被他们歪曲了的基督，被他们诬蔑和侮辱的基督，宣传一种正相对立的基督!它宣传的是敌基督……罗马天主教甚至不是宗教，简直就是西罗马帝国的继续……罗马教皇攫得了土地，登上了人世的皇位，拿起了宝剑……在宝剑之外又加上了谎言、奸诈、欺骗、狂热、迷信、为非作歹，玩弄老百姓最神圣、最真实、最淳朴的火热的感情，为了钱，为了低下的人世权力，他们把一切，把一切都出卖了。难道这不是敌基督的学说吗?”

现在，我们常常听人说，东正教是保守的宗教，而天主教则是不断革新的宗教，因为它能顺应世界潮流，不断变化。这不正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不无道理吗?基督教的本质是爱人和博爱。天主教则是用火与剑追求权势和金钱。正教，用正教徒的话来说，就是正统的宗教，奉行基督教原始教义的宗教。在东正教的基督圣像上，我常常看见耶稣基督右手伸出三指，意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左手拿着一本打开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统统称之为自由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甚至是“反动分子”，“俄国的死敌”。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第一七八页。

③ 作者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五日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在信仰方面我过去是，看来将来也永远是一名真正的斯拉夫主义者。”(《书信选》第一五〇页)。

的书，书上写着：“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正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天主教的看法上，看到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根本分歧。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由主义是天主教思想转而演变成“社会主义”的中介。自由主义的本质，按照他的看法，就是否定现存社会秩序，反对沙皇俄国，甚至反对俄国本身。他认为，自由主义是外国的应声虫，他们站在外国和本国的强者一边，拾人牙慧，崇尚清谈。他们爱人民，但是仅仅在理论上。其实，他们爱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对于人民的观念。他们不了解人民，人民不了解他们。就反对现存社会秩序来说，他们与社会主义者相同。但是，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没有行动的社会主义，是幻想中的社会主义，是崇尚清谈的社会主义。

须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上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无神论。对于社会主义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直坚信不疑的。他反对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这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分歧。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四九年五月在受审时所写的供词中曾说：“傅立叶主义是一种和平的体系，这种体系以其优美而令人入迷，以其对人类的博爱而令人神往；傅立叶是在博爱精神的感召下制定自己的体系的，他的体系以其严谨完备而令人叹服。这种体系不是以愤激的攻讦去吸引人，而是以其对人类的博爱去鼓舞人。这个体系中没有恨。傅立叶主义不主张政治改革，它主张的是经济改革。它既不想推翻政府，也不想侵害私有财产……”^①由此可见，在社会改革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改良派，而不是革命派。他把社会主义称之为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源也盖出于此。例如，一八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写给卡特科夫的信中说：“所有的虚无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又说，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清扫才有利于行动”，“因为他们深信，在空地上，他们可以立即建立起天堂。”^②

一八六七年九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世界和平大会。参加者有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但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十五日写给迈科夫的信中说：“我早就毫

^① 转引自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一三五—一三六页（译文略有改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第一五一页。

不怀疑，他们的第一句话便是斗争。”^①接着，他又在给他的外甥女伊万诺娃（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一日）的信中写道：“这些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请看，他把无政府主义者称之为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笔者），在讲台上面对五千听众从胡说一起，简直难以形容！……他们开始就说，为了达到世界和平，需要消灭对基督的信仰。要消灭大国，分为小国，打倒一切资本，以便一切按命令成为公有的财产等等。最主要的是火与剑——一切都消灭干净以后，那么，根据他们的看法，才会出现和平……”^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社会主义称之为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他反对社会主义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一、社会主义者企图消灭对基督的信仰。基督或者上帝，在他看来，并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具有超自然智慧的神。他认为，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上帝是一个民族在其诞生直至消亡的整个期间综合了全体人民的特征而形成的个人。”^③他是一个民族甚至全人类最高道德准则的体现。他认为，社会主义者不信仰上帝，就是不信仰，不尊重，不奉行人类千百年来的精神财富——人类的道德规范。二、社会主义者主张暴力革命。梅什金公爵在叶潘钦府为他和阿格拉娅举行的晚会上，曾十分激动地谈到，社会主义“不是用基督，而是用暴力来拯救人类！这也就是通过暴力来取得自由，这也就是通过剑与血来取得一统天下！‘不许信仰上帝，不许有私有财产，不许有个性，不是博爱，就是死亡，二百万颗头颅！’”梅什金说的“不是博爱，就是死亡”，——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意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通过暴力革命，通过剑与血来取得自由、平等、博爱。所谓“二百万颗头颅”，——这是指一个名叫海因岑的共和党人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在地球上排头砍去，砍掉二百万颗脑袋，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青年时代起就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暴力革命，但是他把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混为一谈，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把一切主张暴力革命的人统称之为社会主义者。他说什么虽然社会主义者答应给人民“面包”，但是，他们给人民带来面包的同时，也给人民带来了暴力和奴役。他主张用基督，用爱，用宽恕，人人从自己做起，以求得世界大同。

① 同上，第一八一页

② 同上，第一八四页。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三三三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斯拉夫派。他认为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是“人类美的理想”。基督教精神要靠俄国人来发扬光大,用他的话来说,“世界将通过俄罗斯思想获得伟大的复苏,”他曾在《白痴》中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慷慨激昂地陈述了他这一思想:“指点他们(指俄国人——笔者),让他们看到,也许只要用俄罗斯的思想,用俄罗斯的上帝和基督就能使人类在未来走向革新和复活之路,到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孔武有力、真正英明而又温文尔雅的巨人,出现在惊愕的世界面前,——他们感到惊愕,感到恐惧,因为他们一直以为我们只会用剑,用剑和暴力开路,因为他们以己度人,总以为我们非使用野蛮手段不可。”俄罗斯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思想,就是“信仰、爱和希望”。信仰,——就是信仰一切美好的事物,信仰真善美,信仰上帝;爱——就是爱上帝,爱沙皇,爱一切人,甚至爱自己的仇人和敌人^①;希望——就是在任何艰难困苦条件下,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明天。俄罗斯思想的第二个内涵就是“克制”、“忍让”。他拥戴俄国沙皇^②,主张阶级调和,因为“通过剑与血来取得一统天下”是靠不住的,因为“在这种强迫的共产主义中你会变成一个憎恨人类的人。”^③

三

第三个同心圆是永恒,永恒的主题——人,人的哲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八岁的时候就立志“研究‘人和人生的意义’”。他说:“人是一个谜。必须解开这个谜,即使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你也不要说你浪费了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一秘密,因为我想做一个人。”^④他认为人是复杂的,人心是个秘密。他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任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六八年四月二日给迈科夫的信中说:“我们的宪法体现君主对人民,人民对君主的互相的爱,是的,我们国家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爱(斯拉夫派首先发现),这是一种最伟大的思想。”(《书信选》第一九七页)

② 他在上述的同一封信中说:“我在国外成了俄国的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书信选》第一九七页)

③ 《书信选》第六五页。

④ 《书信选》第九页(译文略有改动)。

何人都是复杂的，而且深得像大海，特别是神经质的现代人。”有些人貌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他内心的秘密，无意识（潜意识、下意识）的秘密，有时连他自己都觉察不出来，只觉得模模糊糊地一闪而过或者盘旋不去。他到底在想什么，连他自己都猜不透。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说：“奇怪的是，他心头忽然产生一种按捺不住的烦恼情绪，而且每走一步，越接近家门就越厉害。奇怪的还不在烦恼，而在于伊凡·费多罗维奇始终弄不清烦恼的是什么。”^①这就是人心的秘密，潜意识的秘密。

但是，人与人不同，同是复杂，但彼此各异。

《白痴》中每个人都是个谜，都处在自相矛盾之中。

书中的梅什金公爵是作者的理想，是基督式的“十全十美”的人，是作者心记作为“绝对美好的人”进行描写的。即便他也处在不断的矛盾和思想斗争之中。比如，他鄙视加尼亚，看透了他利欲熏心、仗势欺人的丑恶灵魂，但是他又可怜他，可怜他的堕落，希望能用自己的榜样来感化他，使他改恶从善。再如，他看到罗戈任愚昧无知，天性粗野，爱与恨交织在一起，无所不用其极，曾试图杀害梅什金公爵，可是梅什金公爵却不相信手持利刃，试图加害于他的凶手竟会是他的把兄罗戈任。最后，罗戈任由于得不到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爱，一刀刺死了她。为此，梅什金受到了极大震动，可他仍旧以克制、宽恕和爱对待罗戈任。试看本书结尾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梅什金公爵和罗戈任并排躺在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的尸体旁，两个情敌，两个结拜兄弟，在他们两人心爱的女人身旁，互相怜悯，互相同情。又如，梅什金看透了俄国贵族的腐败、荒淫、落后和不学无术，可是他却却在叶府的晚上说：“我听到过许多议论，自己过去也曾对此深信不疑，有人说上流社会只剩了空架子，一切都虚有其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本质已荡然无存；但是我亲眼看到，在我国这是不可能的，……难道你们现在统统是伪君子和骗子手吗？我方才听到 N 公爵讲的故事：难道这不是既淳朴敦厚而又热情洋溢的幽默吗？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慈悲为怀吗？难道这样的话能出自一个……半死不活、心智均告枯竭的人之口吗？难道一群行尸走肉能够像你们对待我这样来对待我吗？难道这不是……一群建设未来，实践希望的栋梁之材吗？难道这样一些人能不懂，能落在时代后面吗？”梅什金既看到俄国贵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一些伪君子和骗子手，

^① 《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三九六—三九七页。

是一些落在时代后面的行尸走肉，同时又“恨铁不成钢”，希望他们重振雄风，建设未来，成为祖国的栋梁。

而梅什金的复杂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当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问他：“这么说，两个女人您都想爱？”他答道：“噢，是的，是的！”其实，他真爱的是阿格拉娅，对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只是怜悯。可是当这两个女情敌争相得到他的爱的关键时刻，他却站到了被蹂躏、被羞辱、蒙受过巨大不幸和痛苦的纳斯塔西娅·菲利波芙娜一边。然而，他在答应同她结婚以后，又惶惶乎不可终日，总觉得丢掉了什么，想去找阿格拉娅解释，请她原谅。

但是，作为一个人，最大的矛盾恐怕还是梅什金公爵自己。他既是一个“白痴”、“傻瓜”，同时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善于用自己的心灵感知一切，而不是仅仅依靠理智。作者在给自己哥哥的一封信中写道：“认识自然、灵魂、上帝、爱——这只能通过心灵，而不是依靠智慧。”^①作者在《群魔》中通过沙托夫之口也说：“理性从来也不能确定善与恶，甚至都分辨不出善与恶……”作者的意思是说，必须通过心灵才能敏锐地感知一切。而梅什金公爵貌似白痴，实际上却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

说他是“白痴”，固然由于当时俄国社会上的那些宵小之徒故意贬低他，但也有客观原因。一是他从小有病，身患癫痫，近乎“白痴”。二是他长期生活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下的农村里，不谙人情世故，一味同情别人，信任别人，对别人加诸于他的侮辱，也但知忍让和逆来顺受。这是一名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或者像阿格拉娅所说，是一名“可怜的骑士”。堂吉诃德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可笑，而梅什金公爵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天真。作者自己也说：“在基督教文学的美好人物当中，堂吉诃德是最完整的一个。但他之所以美好，唯一的原因是他同时又滑稽可笑。”^②而梅什金在十九世纪的俄国，还想做堂吉诃德，用基督式的爱来“普渡众生”，那就不是“可爱”和“美好”，而是“可怜”了。

但是，在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俄罗斯，所缺少的恐怕还正是这种以“匡救世人”为己任的“傻瓜”和“白痴”。他同情一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都相亲相爱，化干戈为玉帛。他是儿童的朋友，病人和“堕落者”的保护人。而聪明人是不屑于做这种“傻”事

^① 《书信选》第五页。

^② 《书信选》第一九二页。